

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

陈艳丽¹, 张宝利²

(曲靖师范学院 1.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 2. 人文学院,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子金瑞林因宫廷政变而流亡到叙利亚地区的强国延哈德,他为获得延哈德的军事力量支持以夺回马瑞王位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进行了政治联姻。金瑞林在稳定对马瑞的统治之后,于其统治的第一年10月派官员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作为使者并携带极为丰厚的彩礼前往延哈德迎娶西卜图。论文以两位马瑞使者从延哈德写回马瑞给金瑞林的书信和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所途径城市的两位地方总督写给金瑞林的书信为文献证据,论述两国协商这一场政治婚姻的具体过程、马瑞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的时间、路线、行程,以及这场政治婚姻对两位当事人的影响。

关键词:马瑞;延哈德;金瑞林;西卜图;联姻

中图分类号:K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1-0173-08

一、金瑞林与西卜图联姻的历史背景

古巴比伦时期(前2003—前1595年)是古代两河流域的列强争霸时期,参与争霸战争的国家主要有两河南部的伊辛(Isin)、拉尔萨(Larsa)和巴比伦(Babylon),东方迪亚拉河(Diyala)地区的埃什依那(Ešnunna)、北方的亚述(Assyria)、西方的马瑞(Mari)和叙利亚地区的延哈德(Yamhad)^①。

马瑞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城邦。《苏美尔王表》记载了一个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统治两河流域南部平原地区的马瑞王朝的六位国王^{[1]102-105; Col.V 22-35行}。阿卡德帝国的萨尔贡(Sargon)在统治期间曾宣布神达干(^dDagan)授权他统治马瑞城^{[2]86-93}。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前2111—前2004年),由于距两河流域中心地区较远,马瑞和亚述的阿舒尔城都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在伊辛王朝(前2020—前1794年)和拉尔萨王朝(前2025—前1763年)前期,马瑞经历了近20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此后哈那游牧部落的“林(Lim)”家族取代了马瑞的本地政权,马瑞也卷入了古巴比伦时期的争霸战争中。

位于叙利亚地区的延哈德距离两河流域的中心地区较远,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减弱它对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国际形势的影响。一封马瑞书信可以证明延哈德在古巴比伦时期诸国中的强大:“10或是15个国王追随巴比伦的统治者汉穆腊比(Hammu-rabi),相似数量的国王追随拉尔萨的瑞姆辛(Rîm-Sîn),相似数量的国王追随埃什依那的伊巴勒皮埃勒(Ibal-pî-El),相似数量的国王

^① 关于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历史的权威著作参见: Dominique C., Dietz-Otto E., Marten S. Mesopotamien die altbabylonische zeit. Freiburg: Academic Press Fribourg/Paulusverlag Freiburg Schweiz Vandenhoeck & Ruprecht Cöttingen, 2004.

追随喀忒那的阿穆德皮埃勒 (Amud-pî-El), 但是有 20 个国王追随延哈德的亚荏林 (Yarim-Lim)。^{[3]44 ①}

公元前 1794 年, 马瑞王子苏穆亚蛮 (Sūmu-Yaman) 推翻了他父亲亚赫顿林 (Yahdun-Lim) 的统治, 篡夺了马瑞王位^{[4]68}。马瑞的另一王子金瑞林 (Zimri-Lim) 则被迫流亡到了延哈德。苏穆亚蛮仅在位 2 年就被其部下杀死, 亚述王沙马什阿达德 (Šamaš-Adad) 趁机征服了马瑞, 并任命自己的次子亚什马赫阿杜 (Yašmah-Addu) 为马瑞总督, 从此开始了亚述人统治马瑞时期 (前 1792—前 1775)。公元前 1776 年, 强大的亚述国王沙马什阿达德在经过近 30 年的征战后年老死去, 亚述帝国的虚弱本质开始暴露。这时, 流亡延哈德的马瑞王子金瑞林在延哈德王亚荏林的支持下击败了新任亚述王伊什美达干 (Išme-Dagan) 和统治马瑞的亚什马赫阿杜, 恢复了其家族对马瑞王国的统治, 并使马瑞王国在当时征伐战争不断的两河流域一直保持着—个强国的地位, 直到最后被其昔日盟友巴比伦国王汉莫腊比所征服。

金瑞林之所以能依靠延哈德的军事支持夺回王权, 并且在以后的争霸战争中得到延哈德的支持, 源于他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金瑞林与西卜图的婚约应该是金瑞林在延哈德流亡期间订立的, 所以金瑞林借助延哈德的支持夺回其家族对马瑞的统治权并稳定了其—对马瑞的统治之后, 在他统治的第 1 年 10 月即派出使者阿斯库杜姆 (Asqudum) 和瑞西亚 (Rišiya) 携带丰厚的彩礼前往延哈德为其迎娶西卜图 (Šibtu)。

二、马瑞的政治联姻传统

金瑞林本人是王室联姻政策的忠实践行者。在延哈德之前, 他就曾与喀忒那 (Qatīna) 联姻, 娶喀忒那公主旦胡腊采 (Dam-huraši) 为妻。喀忒那与马瑞分别位于两河流域的沙漠贸易路线的两端, 两国王室历来有联姻的传统^{[3]45}。在其 14 年的统治中, 金瑞林也一直奉行着王室联姻的婚姻外交政策, 他不断将马瑞公主嫁与周边小国的国王们为妻, 以巩固马瑞和这些国家的联盟。目前有文献证据证明的与其他国家国王联姻的金瑞林的女儿就有 11 个^{[3]97}。马瑞王室会为与他国联姻的马瑞公主准备丰厚的嫁妆。在目前搜集到的文献中, 金瑞林为在他统治的第 1 年 9 月与北方小国伊阑簇腊 (Ilān-šura) 国王哈亚苏穆 (Haya-Sumu) 联姻的公主西马吞 (Šimatum) 准备的嫁妆 (nidit-tum) 最为丰富: 金制的蜘蛛和香菜籽粒 (装饰品); 白色的肾状和块状宝石总计 2 塔兰特 (gú)^②; 以金饰为主的金银饰品, 包括环、耳环和印章戒指等; 各种青铜容器, 还有匕首; 不同材质和用途的布匹; 家居用品, 包括床、椅、脚凳和外国奴孜风格的桌子, 还有 10 个陪嫁女仆^{[5]27 号文献}。

本文搜集到了金瑞林为西卜图所备的彩礼清单^③, 虽然文献有部分破损, 但是也足以使我们了解到金瑞林为西卜图准备的彩礼的丰厚程度: 大的天青石 alallum、多于 3 塔兰特的天青石 (za-gìn) 制品、大量黄金饰品和白银器皿、各种材质和等级的布匹、皮革、3 只公牛、100 只母牛、【1+】千 400 只羊、【1+】塔兰特白银。下面是金瑞林为迎娶西卜图准备的彩礼清单:

1 个大的天青石 alallum, 13 个【…】, 它的镶嵌物 (ihzu) 重 2 1/3 鎰金; 1 塔兰特的天青石印章中, 其中 9 个天青石印章的 petu 为 10 个大的黄金 dadurri, 天青石重 11 1/2 鎰, 黄金重 14 1/2 鎰; 1 塔兰特天青石 zimizzi 珠子, 其中 14 个天青石 zimizzi 珠的 petu 为 15 个黄金 dadurri, 天青石重 3 1/2 鎰, 黄金重 3 1/2 鎰; 1 塔兰特天青石 ta? mêt, 其中 10 个天青石 ta? mêt, 【1+个

① 关于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各国统治者的铭文见: Frayne D.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n Early Periods Volume 4: Old Babylonian Period (2003—1595).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简称 RIME 4).

② gú, 古代两河流域重量单位, 1 塔兰特相当于现在的 60 斤。

③ 这一彩礼清单中的部分古专有名词目前无法在相关参考文献和工具书中查找到准确的释义, 故直接使用原文。

金香菜籽】，2 个搭扣，天青石重【1+】镗，黄金重【1+】镗；1 个天青石【…】，重 5 1/2 镗；

2/3 斤 išissu，【17—21 行破损，无法识别物件】；

2/3 斤 4 镗【…】，1 斤黄金用于【…】；1 个重量为【1+】镗的镶嵌天青石的黄金胸饰；1 个重 5 镗的黄金胸饰，20 个重 10 镗的【…】；【1+】重【量】为【1+镗的…】；

20 个各重 1 斤的银杯，总重为 20 斤（银），30 个各重 1/2 斤的银角 šerim 杯，总重量为 15 斤（银），【33—36 行破损，无法识别具体物件，但是可知为金银饰品】；【37—46 行破损】；

5 匹 marau 布匹，5 匹头等哗叽布，【1+】匹二等哗叽布，【50—57 行破损：可以确定为布匹和皮革制品】；

1 张【】皮，3 只公牛，100 只母牛，【1+】千 400 只羊，【1+】塔兰特银子。

阿斯库杜姆送往延哈德的给亚荏林女儿的彩礼。贝莱特比瑞月，金瑞林王战胜卡哈特之年（金瑞林 1 年 10 月）。^{[6]616号文献}

从上述嫁妆和彩礼的清单可以看出，天青石制品、金银饰品和容器、各种宝石、青铜器皿和布匹是古巴比伦时期王室嫁娶所需的基本物品。西马吞的嫁妆清单最后注明她的嫁妆总价是 11 5/6 斤 11/5 镗银，而金瑞林为西卜图准备的彩礼中仅银就有【1+】塔兰特。根据古巴比伦时期的度量衡，1 塔兰特为 60 斤。将金瑞林为西卜图准备的彩礼和为外嫁的马瑞公主准备的嫁妆进行比较，可以看出金瑞林对于马瑞与延哈德联姻的重视程度。

三、马瑞使者前往延哈德迎娶西卜图

金瑞林在统治的第 1 年 10 月派使者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前往延哈德首都阿列坡城（Alep）为其迎娶西卜图。阿斯库杜姆的职业为占卜师（máŠ-Šu-su₁₃-su₁₃），他是金瑞林的妹妹、马瑞公主亚马马（Yamama）的丈夫。阿斯库杜姆非常受金瑞林的重视和信任，他曾经代表金瑞林出使幼发拉底河沿岸各城市，处理与哈那各游牧部落之间的关系，还参与了一些金瑞林的对外军事行动^{[7]71-228}。阿斯库杜姆这样身份尊贵又有权势的人作为使者前往延哈德，再次表明金瑞林对与延哈德联姻的重视。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到达延哈德之后有 6 封书信送回马瑞给金瑞林，从他们写回的书信可以得知这两位马瑞使者到达延哈德之后与亚荏林王及相关官员商讨婚礼的具体过程。

（一）马瑞使者报平安和延哈德官员索贿

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到达延哈德后即写信回马瑞向金瑞林报平安，同时告知国王亚荏林对于马瑞使者的欢迎态度。由该信可知，延哈德方负责商讨两国联姻具体事宜的是一位名叫莘如（Šimru）的官员，他以会向亚荏林王说情为由，向马瑞索要一位他从前曾反复向金瑞林索要未果、名叫卡冉那吞（Karan-Natum）的女歌舞伎（nārtum）^①。马瑞宫廷的行政管理档案表明在金瑞林的后宫中有三大组约 94 个女歌舞伎的存在，她们在马瑞后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王室成员^{[8]1-4, 6-7, 9-10号文献}。金瑞林有时会将歌舞伎作为礼物送给其它国家的国王们或是赏赐给有功劳的臣子^{[9]139号文献}。为使两国谈判进展的顺利，瑞西亚建议国王马上派人护送卡冉那吞到延哈德。

迎亲使者写回马瑞书信一^{[7]9号文献}

对我的主人说！你的仆人瑞西亚的话如下：

我们安全地行驶完了我的主人（交给我们的）旅途，国王（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将我的主人指示给阿斯库杜姆和我的使命在莘如面前提出了，莘如对我们主人的指示感到很高兴。

① 女歌舞伎“nārtum”这一词汇有时被用来委婉地指示为统治者们的嫔妾。金瑞林宫廷中的三组女伎应该是略通音律和歌舞的一类女性，但不是专业的歌舞表演者和乐器演奏者，而更像古代中国宫廷的秀女一样，是为充实统治者的后宫而存在的。表示专业歌唱者的词汇为 šitretum，表示专业舞者的词汇为 munus-narkanšatum，乐器演奏者的表示方法为万能关系代词 ša+乐器名称。

而且莘如已为我们的请求向亚荏林王求情。莘如正不断地在国王面前提及我们主人的指示和(如何)公正地答复我们。另外一件事,莘如说了如下的事,他说:“为什么我主(金瑞林)没有送来那个我反复写信给他索要的女歌舞伎(munus-nar)?”现在,当我的主人听到这封信时,让人们护送那个女歌舞伎卡冉那吞骑着亚席达干的拉古(lagu)驴或其他人的驴来吧!。让她在我的这一泥板(到达的)第二天启程!让她快点到达我处!因此,莘如才会在(他的)国王面前设法为我们提出的事情说情,所以,愿我的主人安排让那个女乐师尽快到达这里的事情!”。

(二)关于西卜图在马瑞的身份和居所问题的商讨

一件时间为金瑞林统治的第2年1月1日的马瑞宫廷为后宫妇女分发油份额的名单列表^{[8]4号文献}表明:在西卜图到达马瑞之前,金瑞林后宫中至少有五位有名份的妃嫔,而喀忒那公主旦胡腊采则是金瑞林的王后。所以在商谈婚事期间,亚荏林王提出了西卜图到达马瑞之后的身份和居所问题。两河流域历史时期,各个城邦和王国都有自己崇拜的神明,王室公主因政治需要嫁到另一个国家为后妃时也通常会带着自己母国的信仰。当然,她们需在后宫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享有一定的权力才能使自己的信仰在异国得以保持。

在马瑞迎亲使者写回马瑞的第二封信中,亚荏林说:“我经常听说你们宫殿里的诸神都很强大。我女儿的女主权(enūt)的居所在哪里呢?”他的话暗指马瑞的后宫中已经有了几位地位比较重要的妃嫔,他关心西卜图到达马瑞以后的身份和地位。亚荏林要求西卜图拥有独立管理权的宫殿,要求金瑞林时常陪伴他的女儿,从而使西卜图在马瑞后宫确立权威。对于亚荏林的要求,阿斯库杜姆保证说:“你的女儿的宫殿很好!”然后立即写信回马瑞要求国王下令为西卜图准备好宫殿,并提醒国王随行来的亚荏林的仆人们会检查这一事情的执行情况然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

马瑞宫廷的行政管理文书表明马瑞后宫主要崇拜贝莱特埃卡林女神(^dBēlet-ekallim)、阿杜神(^dAddu)和伊什塔尔女神(^dEštar)^{[8]1、3、4、11、21号文献}。贝莱特埃卡林女神崇拜的起源地是喀忒那王国^{[3]45},即金瑞林的王后旦胡腊采的故乡。阿杜神是延哈德王国的主神,他在马瑞后宫受到崇拜可以说明西卜图在马瑞后宫占据了重要地位。

迎亲使者写回马瑞书信二^{[7]13号文献}

【对我的主人】说!你的仆人阿斯库【杜姆】的话如下:

亚荏林用这样的话说服我:“我经常听说你们宫殿里的诸神都很强大。我女儿的女主权(enūt)的居所在哪里呢?”我说:“你女儿的宫殿很好。”他说:“愿女儿女主的名声在她的宫殿中被建立!让我【女儿】和她的丈夫住在一起!并且,在第5天或第6天后,让她出去!让她照料她(自己)的宫殿!”现在,愿我的主人给出命令并选择宫殿!而且,让人们为他的女儿准备好宫殿!所以,和我一起来的他的仆人们将查看这些并且向他们的主人报告这些事情。现在,我把我从亚荏林嘴里听到的话写给我的主人了,愿我的主人考虑此事!让人们照料他们为这个女儿确保的宫殿!另外一件事,现在,【……】。【5行破损】。他们将返回。【关】于这些我写给他的(驾)车辆的人,让【我的主人】派人护送他们来!因此,在我等在这里期间,(我主)应使那座宫殿准备好!

(三)延哈德王太后苏蒙那比病重加快婚礼日程

根据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写回马瑞的第三封书信可知,马瑞使者在延哈德商谈婚事期间,延哈德的王太后苏蒙那比(Sumun-Nābi)病重了,亚荏林王担心母亲的病情恶化会影响金瑞林和西卜图的婚事,所以他不再拖延而催促马瑞使者尽快送入彩礼以确定婚事。形势的变化当然符合马瑞使者的愿望,所以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急忙送入彩礼,并为西卜图罩上了面纱,表示两国正式缔结婚姻关系。

两国联姻关系正式确立后的第三天,王太后苏蒙那比去世了。由于要操办太后的葬礼,亚荏林派官员传话给马瑞使者,让他们去延哈德游历一番,其用意是向马瑞炫耀延哈德的强大。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认为他们作为金瑞林的仆人,苏蒙那比也就是他们的女主人,所以理应留下来参与葬礼的诸事宜。从下一书信中可知亚荏林王没有采纳马瑞使者的建议。信末,阿斯库杜姆建议金瑞林送来 20 个金高脚杯给亚荏林,但不能确定这些金杯是给亚荏林的礼物还是用于苏蒙那比的葬礼仪式。

迎亲使者写回马瑞书信三^{[7]10号文献}

【对】我们的【主人说! 你的仆人们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的话如下:

亚荏林【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你们带来彩礼吧! 我的母亲病了。所以我担心一些【不吉利的事情】将【发生】在我的宫廷中。而且,你们(启程)的日子近了。”就这样,我们急忙地送入了我们的主人让我们运送的聘礼。于是,我们给(他的)女儿罩上了面纱。在我们送入彩礼的第三天,苏蒙那比走向了她的命运。亚荏【林】王派遣塔卜巴拉【梯】给我们传话如下:“你们去看看我的坚固的城市和我的一些宫殿!”我们商量后并写给该国王如下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主人写给我们这样的信函:‘你们走吧! 去看看我的这些坚固的城市和我的这些宫殿!’”我们回复(他)上述的话。我们这样回复了。稍后,我们写了下面的话:“苏蒙那比【不】也是我们的女主人吗? 如果我们不在我们的主人面前,并且,这件事情在马瑞被听说了,它将【使我的主人生气】。并且,【让】你的儿子(金瑞林)的仆人们【和你呆在一起吧!】”【他】没有回复我们,他派回了他的仆人们,说:“你们看我的国家了吗? 你们去(看)吧!”我说:“【……】”。【……】,我们的主人,【在】我们的【主人的宫殿里】有【…】,让我们的主人派人给我送来 20 个金高脚杯! 并且,让它们被放在我们的主人(亚荏林)的容器架上!”。

(四)马瑞使者游历延哈德后要求启程返回马瑞

由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写给金瑞林的第四封书信可知,在延哈德为太后苏蒙那比举行葬礼期间,他们二人在延哈德各地游历了 15 天后返回都城阿列坡。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在信中说:“「我准备」好了这些之前我留下的用于该女儿的祭祀的羊以及这些我为自己留下用的羊”。马瑞使者为西卜图准备祭祀用羊表示在举行了为西卜图罩上面纱的仪式之后,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即承认了西卜图的女主人身份。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还向国王亚荏林、王后旻筛阿和西卜图赠送了丰厚的礼物,使得亚荏林非常高兴。与此同时,因为太后病逝、公主出嫁,所以亚荏林的盟友和追随者们都聚集于延哈德,并借机举行杀驴结盟的仪式(hiyârum)^①。在此情形下,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认为他们有望很快启程返回马瑞并向金瑞林报告这一消息。

迎亲使者写回马瑞书信四^{[7]11号文献}

对我们的主人说! 你的仆人们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的话如下:

在苏蒙那比去世后,亚荏林又对我们说了如下的话:“现在这一痛苦已过去了,你们去我的国家中看看!”。我们在他的国家中走了 15 天,然后我们返回了。自从我们返回之后,「我准备」好了这些之前我留下的用于该女儿的祭祀的羊以及这些我为自己留下用的羊。1 支重 6 鎰的金环、1 件 sakum 衣袍、1 件头等哗叽料衣袍、5 件二等哗叽料衣袍、21 件二等普通衣袍、200 只 tišānu 羊、一些肥尾绵羊和一些鸟为亚荏林王;1 件精美的衣物、2 只重 2 鎰的金耳环、2 只重 1 鎰的金耳环、【…】和 20 只羊是给(王后)旻筛腊(的礼物)。1 件马腊德风格的衣服和 4 只重 2 鎰的金耳环是给女儿西卜图(的礼物),这些后送来的礼物和之前送来的礼物是一样的丰富。亚荏林的脸很欢快,说:“我该怎么对待你之前送来的东西呢? 在国王们之间,从来没有

^① 关于杀驴结盟这一仪式参见吴宇虹“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刑牲而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4):63-67 页。

人这样做过。”现在,所有国家的国王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亚荏林很高兴,并且在杀驴结盟(hiyârum)之后,我将强烈要求(回国),(因此)我们将很快启程。愿这一情况被(我主)掌握!

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在信中说:“**𐎶**我准备**𐎶**好了这些之前我留下的用于该女儿的祭祀的羊以及这些我为自己留下用的羊”,马瑞使者为西卜图准备祭祀用羊表示在为西卜图罩上面纱的仪式之后,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即承认了西卜图的女主人身份。对于马瑞使者第二次送上的丰厚礼物亚荏林说:“我该怎么对待你之前送来的东西呢?在国王们之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表示亚荏林对马瑞送来的彩礼十分满意,而且马瑞的举动满足了他作为一个大国国王的骄傲心理。信中说很多国家的国王都聚集在延哈德,而且将举行杀驴结盟的仪式(hiyârum)。这些国王应该是亚荏林的盟友和他的追随者,可能借太后苏蒙那比去世和西卜图即将出嫁马瑞之机聚集到延哈德,与延哈德进行结盟。

四、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的具体行程

马瑞使者在金瑞林统治的第1年10月出发前往延哈德为金瑞林迎娶西卜图,西卜图在第2年6月到达马瑞^{[10]247},历时近8个月。延哈德都城阿列坡在马瑞城的西北方向,从延哈德返回马瑞的路线有陆路和水路两条:陆路是从阿列坡城出发,穿越沙漠到达马瑞城;水路是从阿列坡城向东行到达幼发拉底河岸,乘船沿幼发拉底河抵达马瑞。沿幼发拉底河航行到马瑞城依次要经过伊马尔(Imar)、图图勒(Tutul)、胡蓝(Hurran)、亚赫顿林堡(Dür~Yahdun-Lim)、孜卜那吞(Zibnatum)、萨耆腊吞(Saggaratum)、泰尔喀(Terqa)等城,这些城市都在马瑞王国境内。与延哈德的联姻对于马瑞王国来说是外交上的大事,所以迎亲队伍从延哈德出发的时间、行走的路线和沿线的日程安排均需慎重。除了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就回程安排写信给金瑞林外,泰尔喀城总督叁美塔尔(Sammetar)和亚赫顿林堡总督苏穆哈杜(Sumu-Hadu)都曾就相关事宜与金瑞林通信。

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一得到亚荏林王的返程许可即着手安排返回马瑞的相关事宜,并有关于具体回程安排的书信送回马瑞。从下面泰尔喀城总督叁美塔尔写给金瑞林的书信,我们可以推断出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最初的返程计划:5月下旬出发,沿沙漠路线返回马瑞。

泰尔喀总督叁美塔尔就迎亲队伍返回马瑞的路线写给金瑞林^{[7]14号文献}

【对】我的主人说!你的**【仆】**人叁美塔尔的话如下:

我听说了阿斯库杜姆将行走的和他将护送我的女主(西卜图)的行程,很多女人将和我的女主一起走,并且这些来的女人们是娇嫩的。而且这一路程是很难行走的沙漠,他不应该在這些天行进,这些天很难行走。我担心由于口渴,一些人或是任何东西将减少。那之后,我的主人的心将会难受。那些走这一路线的人是不会在这个月走的,他们将在春天或是秋天走这条路。他(阿斯库杜姆)不要**【在】**这个月里走那条路线,(而且)这个月在5天以后就结束了,(然后)将进入伊吉库月(马瑞的6月),10天或是5天后,天气将转凉,幼发拉底河将涨满河水,适宜旅行**【…】**,在这天**【……】**。**【几行破损】**。我写给我的主人我的奴仆职责应尽的事情。愿我的主人思考此事!愿他做符合他国王职责的事情!

叁美塔尔提醒国王,经常行走沙漠路线的人们会选择在春季或冬季出行,阿斯库杜姆选择在炎热的5月穿越沙漠将会造成人员和物资的损失。他向国王建议:还有5天就进入6月份,在6月5日或是10日左右天气转凉,幼发拉底河河水上涨,适宜航行。观其书信的措词,叁美塔尔否定阿斯库杜姆的沙漠路线的计划、建议沿幼发拉底河水路返回马瑞的态度是严肃而坚决的。

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再次送信回马瑞时,他们已经率队离开了延哈德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岸的伊马尔城。由此可知,金瑞林慎重考虑并采纳了叁美塔尔的建议。由叁美塔尔的书信可以推测出

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在此信中说的日期“10日”应为“6月10日”。另外，信中说的“我们将在【+】3天后到达马瑞城”，虽然时间破损，但可以恢复为“13天后到达马瑞”，也就是6月23日。如果恢复为“23天后”的话就已经进入了七月，而西卜图是在金瑞林2年6月到达马瑞的。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还就西卜图沿途休息地点安排向国王请示。

迎亲使者写回马瑞书信五^{[7]15号文献}

对我们的主人说！你的仆人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的话如下：

10日，我们在伊马尔城把我们这封泥板文书派人寄给我们的主人。我们将在【+】3天后到达马瑞城。【……】。【7行破损】。【……】由于他将看到这一点，人们将送回他的兄弟们。另外，愿我们的主人为我们指派任务！如果该女儿（西卜图）要前往我们的宫殿，她是前往亚赫顿林堡的宫殿，还是萨吞城吞城的宫殿，还是泰尔喀城的宫殿。希望快点派遣一个轻快的人或是一个登记人员到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可以采取我们的行动。

另一位与金瑞林通信讨论迎亲队伍返回马瑞具体行程安排的地方总督是亚赫顿林堡总督苏穆哈杜，他在迎亲队伍即将到达亚赫顿林的前一天写信给金瑞林。由苏穆哈杜的信可知，与迎亲队伍一起返回马瑞的还有前来参加金瑞林和西卜图的婚礼的人。阿斯库杜姆要求苏穆哈杜为女主人和参加婚礼的人们准备从亚赫顿林堡到提勒孜比的晚餐，可见他们没有进入亚赫顿林堡的打算。苏穆哈杜在信中表示他反对这一计划，他要将西卜图一行迎入亚赫顿林堡。另外，苏穆哈杜担心马瑞北面的本亚明部落的游牧人会威胁到队伍的安全，所以向国王提议了胡蓝城—亚赫顿林堡—孜卜那吞城—泰尔喀城—簇坡如城—马瑞的路线。

亚赫顿林堡总督苏穆哈杜就西卜图一行的行程写信给金瑞林^{[7]16号文献}

对我的主人说！你的仆人苏穆哈杜的话如下：

我在亚赫顿林堡地区给我的主人寄出了这几封泥板文书，明天，我的女主人将在傍晚到达亚赫顿林堡。而阿斯库杜姆写给我如下的话，说：“你要为女主人和参加婚礼的人们提供从亚赫顿林堡到提勒孜比的晚餐。”我不同意，我要把女主人送入亚赫顿林堡。那些乘船正在吞尼巴吞城翘首以待，temenni 奠基物在胡蓝城。因为我担心亚明部落的人们，所以我没有派遣队伍到吞尼巴吞城。在她从胡蓝（Hurran）上船后，第一天她将住在亚赫顿林堡（Dūr-Yahdun-Lim），第二天，（她将到达）孜卜那吞城（Zibnatim），第三天（她将到达）泰尔喀城（Terqa），第四天她将到达簇坡如城（Suprum），她可以在簇坡如城过夜，然后出发，在第五天（傍晚）前愿她进入马瑞城。在晚上，【……】。

我们没有进一步的文献证据来证明金瑞林是否采纳了苏穆哈杜的建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马瑞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的时间和具体行程的判断。综合以上六封书信可以得知：马瑞使者在金瑞林1年10月携带着丰厚的彩礼从马瑞出发前往延哈德为金瑞林王迎娶公主西卜图，到达延哈德的具体时间无法得知；马瑞的迎亲队伍约在金瑞林2年5月下旬或是6月初从延哈德首都阿列坡启程，在6月10日到达幼发拉底河岸的伊马尔城，然后写信给金瑞林等待进一步指示；迎亲队伍沿幼发拉底河航行，经过了胡蓝城、亚赫顿林、孜卜那吞城、泰尔喀城和簇坡如等城，在6月23日傍晚前进入王城马瑞。

五、结 语

因为马瑞与延哈德的政治联系，西卜图从叙利亚的延哈德远嫁到马瑞。因为延哈德的强大和在金瑞林夺回马瑞统治权过程中对他的支持，西卜图一来到马瑞就成为马瑞后宫中在王后旦胡腊采之下地位最高的王妃，她的身份印章为：“西卜【图】，亚荏林的女儿，金瑞林的妻子”^{[11]119号文献}。在

目前可搜集到的与西卜图有关的马瑞宫廷行政管理文书中,时间最晚的一件文书是金瑞林 13 年 6 月 22 日(ZL 13 vi/22)^[12]M. 7745+9781号文献。这表示西卜图从金瑞林 2 年 6 月嫁到马瑞后,一直在马瑞生活到金瑞林统治的最后一年。在《马瑞王室档案》中^①,西卜图的书信有 44 封,其中有 40 封是她与金瑞林王之间的通信。这些书信的内容表明,西卜图虽然没有获得马瑞王后的头衔,但是她却成为马瑞后宫事实上的女主人。在金瑞林的授权之下,西卜图还参与了马瑞宫廷的行政管理工作,参与了国家的宗教、军事和外交事务,成为古巴比伦时期一位具有杰出的管理才能和政治智慧的王室妇女。这一点,在杜朗(J-M. Durand)^[13]304-305、巴图(Berbal Frank. Batto)^[14]8-21 和戴蕾(Stephanie Delley)^[3]97-98 等研究《马瑞王室档案》的欧美学者中也得到了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所以,金瑞林与西卜图的政治联姻于双方而言是一场双赢的婚姻:金瑞林在夺回马瑞统治权和古巴比伦时期的争霸战争中得到了强大的延哈德的军事力量的支持;而西卜图虽然没能避免像古巴比伦时期其它王室公主一样的被政治联姻的命运,但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十分信任她的丈夫,从而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参考文献:

[1] JACOBSEN T. The Sumerian king list[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2] FRAYNE D.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n early periods volume: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2334—2113BC)[M].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3] STEPHANIE D. Mari ana Karana, two old Babylonian cities[M].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02.

[4] WU Yu-Hong.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unna, Mari and Assyria during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from the end of Ur III to the death of Šamši-Adad I) [M]. Changchun: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994.

[5] MICHAËL G.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XI: La vaisselle de luxe des rois de Mari[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2005.

[6] HENRI L.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 Textes administratifs relatifs aux métaux[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7] JEAN-MARIE D.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VI: Archives épistolaires de Mari I/1[M]. Paris: Édition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8.

[8] NELE Z. Florilegium marianum IV: Le harem de Zimri-Lim[M]. Antony: La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1999.

[9] GEORGES D.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 Correspondance féminine[M].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ceuthner, 1978.

[10] DOMINIQUE C, NEIE Z. Florilegium marianum V: Mari et le Proche-Orient à l'époque Amorrite eassi d'histoire politique[M]. Paris: La Société Pour l'Étude du Proche-Orient Ancien, 2003.

[11] CHARLES-F J.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II: Lettres diverses[M].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Ceuthner, 1950.

[12] JEAN-MARIE D. Archives royales de Mari XXX: La nomenclature des habits et des textiles dans les textes de Mari[M]. Paris: CNRS Éditions, 2009.

[13] JEAN-MARIE D. Les docyments épistolaires du palais de Mari, Tome I-III[M].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2000.

[14] BERBAL-FRANK B. Studies on women at mari[M].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

① 1933 年秋,法国考古队在金瑞林宫殿遗址挖掘出土了 20 000 多块楔形泥板文献。这些泥板文书大部分是马瑞王室行政管理档案和书信档案,也有少量文学作品。以法国为主的欧洲亚述学家们对这些出土的泥板文书进行了整理。从 1950 年出版第 1 卷《马瑞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目前总计出版了 32 卷,其中 3 卷为索引卷。